

杜牧詩人觀政

異翠

杜牧，不要誤會是“杜牧師”，他是晚唐詩人，因為生在杜甫之後，所以只好委屈稱為“小杜”。

杜牧，字牧之，號樊川，是長安萬年人，生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(公元 803 年)他的祖父杜佑(735-812)，曾作過德宗，憲宗兩朝的宰相，學問淵博，也善為文。杜牧不僅有家世蔭庇，在這樣的祖與父耳提面命，培育影響下，器度見解，自然超越眾人。

長安是歷代古都。北面不遠，有咸陽，那裡有秦始皇所建阿房宮的遺址。佔地廣大，極一時豪華的宮殿，被人民革命一把火燒光了。杜牧幼年的時候，去那裡憑弔過，也可能聽人說過千多年前的舊聞。他就作了有名的“阿房宮賦”。

“阿房宮賦”描述秦始皇統一六國，窮奢極欲，建造阿房宮，“覆蓋三百餘里，隔離天日”；建的時候，搜刮天下財富，盡伐蜀山的林木，經營及維持的費用，全是民之膏脂。

嗟乎！一人之心，千萬人之心也。秦愛紛奢，人亦念其家。奈何取之盡錙銖，用之如泥沙... 使天下之人，不敢言而敢怒。獨夫之心，日益驕固。戍卒叫，函谷舉，楚人一炬，可憐焦土！
嗚呼！滅六國者，六國也，非秦也；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。
嗟夫！使六國各愛其人，則足以拒秦；秦復愛六國之人，則遞三世，可至萬世而為君，誰得而族滅也。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後人哀之；後人哀之而不鑑之，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。

此文的中心，建立在仁愛上。前面對阿房宮的想像，絢麗的描繪，不過是造成一個“稻草人”，然後再毀掉它，正像楚項羽的大軍，燒掉阿房宮一樣。

“一人之心，萬人之中心也。”仿佛是智慧王所羅門話的迴響：“水中照臉，彼此相符；人與人，心也相對。”(箴二七:19)這是確切不易的道理，對任何人都是一樣。獨裁者視人民如草芥，人民自然也視他如寇仇。所以秦始皇帝以為他自己開始，以後可“萬世永秦”，只是愚昧的想法；只傳了兩代就結束了，你想，那樣傳兩世的王朝，會好得了嗎？

耶穌更進一步說：“無論何事，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待人；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”(太七:12)可惜，世界上多的是只想自己，從不為別人著想的人；他們只為自己打算，只想自己弄權，把國家當家產傳給子孫，這樣的人在墳墓裡太多了，他們的幻想，也和他們一同埋葬。不幸，唐朝所走的，也是同一路線。

約在文宗的時候，杜牧到了洛陽。為國愛才的太學博士吳武陵見到他的文章，許為王佐之才，向主司侍郎崔郾說，可點為狀元。崔也極驚奇杜牧的“阿房宮賦”，但頭名已經決定。因此，杜牧於大和二年(828年)舉進士第五名，又舉賢良方正科，官中書舍人。

剛踏上宦途，杜牧剛直豪邁，為文縱橫奧衍，敢論國事。這樣不知謹飭的青年人，自然不為好結黨的官僚所容。

大和七年(833年)，牛僧孺(780-848)罷免宰相位，下放為淮南節度使。杜牧也丟了官。不知是否黨爭的連累，可能有世交之誼，杜牧跟他去了揚州作記書記。

淮海有漁鹽之利，揚州當貫通南北的運河，當時算是繁華的城市，也是腐化的城市。本來就狂放不羈的少年杜牧，抑鬱不得志，自然更陷溺其中，縱情聲色。他寫下：

落魄江湖載酒行 楚腰纖細掌中輕
十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青樓薄倖名（遣懷）

不過，杜牧並不是墮落頹廢，生活沒目標的人。他報國有心，志不得伸，看來是命運弄人。遊歷赤壁的詩，是他心情的寫照：

折戟沉沙鐵未銷 自將磨洗認前朝
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（赤壁）

他預見唐代朝廷的腐敗，不顧人民死活，不能不像前朝一樣。他並非不想振作，也不願諉責。其實，他的志不得伸，不是自己的時運不濟，而是國事如此，難能為力。

遊金陵的時候，他有詩以志：

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
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（泊秦淮）

撫今追昔，六朝盡粉的秦淮河上，繁華依舊，低下的“商女”，唱亡國曲，而不知鑑，想朝中權貴得人們，撈錢弄權，結黨紛爭又有甚不同？這仿佛是“阿房宮賦”的結語再次浮現，而秦代的結局，也不免重演！

約在四十歲的時候，杜牧被徵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(洛陽)。牛僧孺為他餞行，並以長者的身分勸戒他：“以你的才學器度，今後必能夠青雲直上；只是今後要行為檢點些，切勿再縱情聲色。”杜牧還想掩飾，說他能夠謹飭言行。牛僧孺微笑點頭，命侍兒捧出一個錦匣，裡面滿裝“平安帖”：原來牛僧孺愛杜牧之才，知道淮上向來民風驕悍，密派衛卒化裝便衣跟隨著，記下杜：“某晚宿某處，平安無事。”杜牧看了，感極泣下，一再拜謝。不過，他的素行改不了多少。

杜牧在文學上雖然有所成就，但官場上終不能成為“王佐之才”，如別人的期許。他卒於唐宣宗大中六年(公元 852 年)，得年只五十歲。

在舊時的中國，男人作踐女人，以為“風流韻事”，並不算是壞事，更遠不知道是罪惡，頗像哥林多的黑暗情形。杜牧愛色而不貪財，剛正而又曠放，看似矛盾，卻得接受。但基督徒有更高的道德標準；如果責人卻不律己，則是嚴重的缺陷，不是光明之子該有的生活。牛僧孺愛才，以至密派特務保鑣，關注杜牧的行動，如果確有其事，倒頗似守護天使，是值得稱許的行動；但想到一切都在監視下，而且一一記錄，該是多麼謹飭才是。神的眼目，遍察全地，無所不見；聖徒應該謹慎，不使聖靈擔憂，要過成聖的生活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